

# 巴黎公社活動家傳略

盧利耶著



# 巴黎公社活动家传略

卢利耶 著

中共中央 马克思 恩格斯 著作编译局译  
列 宁 斯大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Абрам Яковлевич Лурье  
ПОРТРЕТЫ ДЕЯТЕЛЕЙ ПАРИЖСКОЙ КОММУН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6

根据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译出

巴黎公社活动家传略

〔苏〕 卢利耶著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局译  
列宁斯大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香港分店：域多利皇后街9号

新华书店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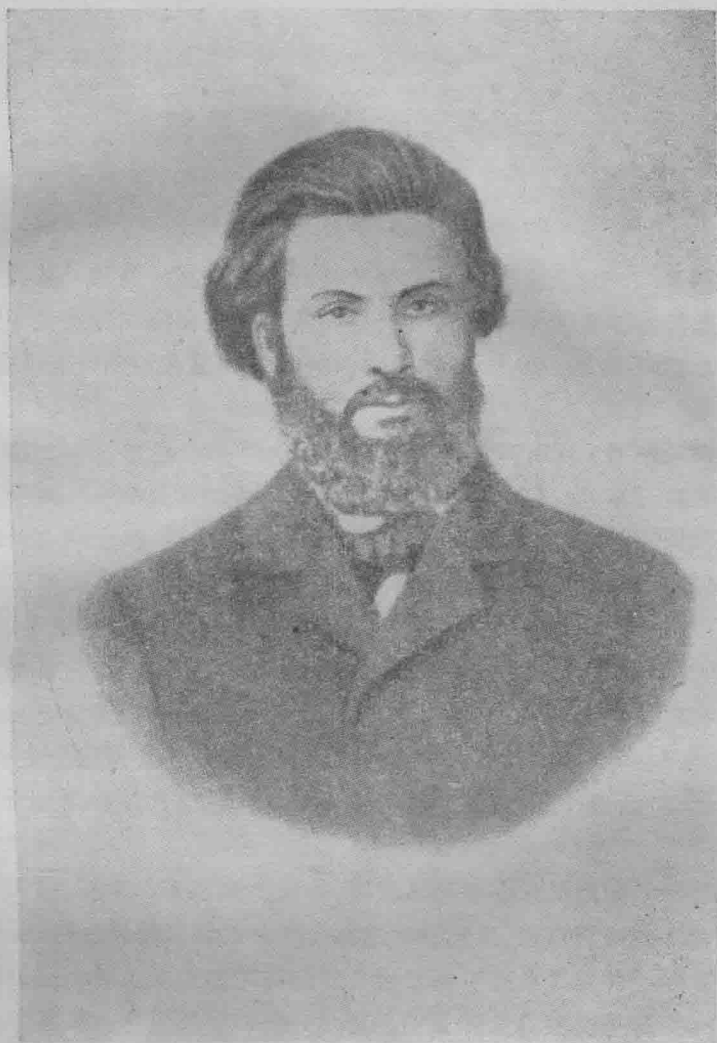
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印张 280,000字

1960年2月第1版 1980年4月北京第3次印刷

印数 8,501—22,500

书号 11002·245 定价 1.55元



路易·欧仁·瓦尔兰

## 目 次

|                                        |     |
|----------------------------------------|-----|
| 路易·欧仁·瓦尔兰(1839—1871).....              | 1   |
| 列奥·弗兰克尔(1844—1896).....                | 47  |
| 奥古斯特·赛拉叶(1840—1873).....               | 75  |
| 泰奥菲尔·沙尔·费烈(1845—1871).....             | 86  |
| 拉乌尔·里果(1846—1871).....                 | 112 |
| 古斯达夫·弗路朗斯(1838—1871).....              | 138 |
| 沙尔·德勒克吕兹(1809—1871).....               | 163 |
| 路易丝·米歇尔(1830—1905).....                | 196 |
| 雅罗斯拉夫·达布罗夫斯基, 巴黎公社的将领(1836—1871) ..... | 228 |
| 瓦列里·符卢勃列夫斯基, 巴黎公社的将领(1836—1908) .....  | 265 |
| 伊丽莎白·德米特利耶娃(庫舍列娃-托馬諾夫斯卡婭)              |     |
| (1851—1898).....                       | 283 |
| 安娜·瓦西里耶夫娜·科尔文-克魯科夫斯卡婭                  |     |
| (热克拉尔)(1843—1887) .....                | 296 |

## 路易·欧仁·瓦尔兰

(1839—1871)

路易·欧仁·瓦尔兰是国际巴黎支部的創立人之一，是国际代表大会各項決議的孜孜不倦的宣传者，是法国工人运动的活动家，是为无产阶级的組織和团结而奋斗的战士，是公社的积极参加者。

欧仁·瓦尔兰，1839年10月5日生于武阿津村（塞納—馬恩省克勒区）一个貧农的家庭。他的父亲厄美·瓦尔兰有一間小房子和一小块土地，但是沒有耕馬。厄美大部分時間都是被人雇用，被富农雇去干活：掘地、料理葡萄园、割草、剪羊毛等。只要能养家活口，任何沉重的劳动他都願意干。

他有三个儿子，大儿子欧仁在克勒这个小地方的学校里讀書，这时他已表现出有很大的才能，但到13岁时，他就不得不离开学校，因为父亲认为已经到了让孩子学会一門謀生的手艺的时候了。父亲把欧仁帶到巴黎，送到潘—迭—洛迪街一个装訂匠的作坊，然后就回去了。

开始，这个孩子感到很痛苦，因为老板狠心地用饥饿折磨自己的学徒，并且粗暴地对待他們。瓦尔兰的叔叔，装訂匠伊波利特·杜留住在巴黎。他决定收留欧仁。但这孩子在他那里的生活絲毫不比在以前的老板那里好些。杜留已經发现欧仁迷恋于讀書，并且常常放下装訂工作去看书。杜留每次碰見他的侄子在看书，总要痛罵他一頓。有一次他把欧仁赶出門外，从此和欧仁永远分別了。这件事发生在1854年12月10日。此后，欧仁又換了几个老

板。过了一个时期，他成了一个出色的装订工人，由于他的手艺好，后来到了专为宫廷装订书的商人的作坊里工作。

連最起码的教育也没有受过，这使这位好学习、有才能的青年很苦恼。他决定弥补这个可恼的缺陷，把全部业余时间都用来读书和研究。他常到巴黎的博物馆和图书馆去，读了很多书，写了很多东西，思考了很多问题。他孜孜不倦地研究历史、文学、法学和政治经济学。他渴望知道一切，了解一切，精通一切：数学、力学、解剖学、生理学……他时常彻夜不眠地努力学习。

最后，在瓦尔兰 21 岁的时候，他终于决定进“技艺爱好者协会”（国民教育促进会）办的夜校。瓦尔兰和孩子们并排坐在课桌上学习，丝毫没有感到难为情。在学习时，他表现出巨大的耐心、顽强和刻苦的精神。

瓦尔兰在作坊做完了沉重的工作之后，就是这样找机会在家里或学校进行学习的。此外，他还学速记和声乐。他很爱音乐，有一付好嗓子。

在 1860—1861 年学年结束时，瓦尔兰是一个优等生，在有国民教育部长参加的隆重的毕业典礼上得到了一些奖品。

毕业后，为了取得阅读古代伟大作家的原著的可能，瓦尔兰想到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而且开始在市政府一个职员安得里约（后来他也是公社委员）那里上课了。但是瓦尔兰没有能够彻底实现自己的愿望，因为不久他就把全部业余时间用在争取被压迫工人的权利的斗争上，这一斗争占去了他的全部精力。这正是法国工人阶级在 1848 年 6 月失败后，重新振作起来进行斗争的年代。

1857 年席卷法国工业的严重的经济危机是产生这种斗争的基础。痛苦不堪的工人转而采取坚决的行动，他们不顾严酷的法律，一再试图联合起来。在“纯洁的”所谓“互助信用合作社”的名义下，开始出现了工人组织。

瓦尔兰积极参加了建立装订工人的这种合作社的工作。不久，合作社就向企业主提出了下列要求：“把12小时工作制改为10小时；在工人生病或失业时，必须给以物质帮助”。

拿破仑第三考虑到工人的积极性日益增长，以及欧洲民主运动普遍高涨，不得不实行让步，准许建立合作社。

拿破仑第三政府准许建立合作社，但是同时还严密监视它们，不许它们从事政治活动。每一个这种合作社的主席都必须忠于政府、密切监视工人活动的人。在瓦尔兰参加的“装订工人协会”里也有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拿破仑主义者的走卒和代理人。被选进协会理事会里的瓦尔兰，在同志们的支持下，开展了反对赋予拿破仑主义者主席以无限权力的章程的强有力的运动，终于达到了修改章程的目的。

1861年瓦尔兰被选进选拔出席下一年在伦敦举行的第一届世界博览会的代表的委员会。当时拿破仑第三的政府实行讨好工人的政策，把自己伪装成工人利益的“庇护者”和“保卫者”，因此同意派工人代表到伦敦去。1862年夏季和秋初，法国代表（共有200人）分批陆续去伦敦参观博览会。

这次参观给了法国工人极深刻的印象。他们确信，英国工人的劳动条件比法国无产阶级好；在这一方面，工人阶级的组织性起了不小的推进作用，而这种组织性又是由于存在着强大的工会组织（职工联合会）才达到的。

参观伦敦博览会成了各国工人互相接近的机会。

就在这进行第一次同志的会见的時候，国际工人协会的伟大思想诞生而且成熟了。

1862年夏，瓦尔兰为了能够把订货拿回家做和进行学习，终于决定单独居住。他用90法郎买了床铺、五屉柜、桌子、床垫，搬进多芬街33号的顶楼。瓦尔兰过着极俭朴的生活，他整天不知疲劳地劳动，用丝绒、牛皮或山羊皮装订书面，然后就进行

学习。

“他身材高大，背微驼……浓密的头发向后梳，露出了他的漂亮的前额。一双灵活的黑眼睛，反映出温和和刚毅结合在一起的性格。温柔而又谦虚到几乎有点羞怯的瓦尔兰，总是仔细听完对方的谈话，然后才发表自己的意见。即使只见过他一次，也永远不会忘记他！”①

严肃、深思、沉着的、精力充沛而又集中的瓦尔兰，给所有见过他的人以一种不可磨灭的印象。在监狱里认识瓦尔兰的克吕泽烈写道：

“瓦尔兰用自己的眼睛战胜人们。在我的一生中，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眼睛！他的眼睛并不很大，但却燃烧着一种火焰，它能马上吸引着你的注意力，你马上会感觉到，你是尊敬和依恋他的。这双不大的、黑色的、很有生气的眼睛闪烁着善良、正直和智慧，它的视线能完全看透到你的内心……”②

晚上，同志们常常聚集在瓦尔兰的房间里，激烈地争论或平静地讨论各种各样的经济和政治问题。

当时法国社会关心的问题之一，是1864年立法集团的选举。瓦尔兰和他的朋友们极力主张在立法集团里工人应当有自己的能在议会中维护本阶级利益的代表。发表在报纸上的要求选举工人为代表的著名的“60人宣言”（有60个工人签名）产生了极强烈的影响，使资产阶级报纸和代表们暴跳如雷。虽然第一次参加选举的工人候选人失败了，但是共和党反对派只是在工人投票的支持下才获得了胜利。这是共同给波拿巴主义反动派的一个不轻的打击！

1864年5月，拿破仑第三的政府企图把工人吸引到自己方面

① 埃·费勒“瓦尔兰传”1885年巴黎版第15页。

② 克吕泽烈“回忆录”1888年巴黎版第3卷第232页。

来，好利用他們的支持来反对日益发展的共和运动，因而实行了准許举行罢工和組織工会的法律。

过了几个月，在1864年8月，开始了装訂工人的罢工。瓦尔兰积极参加了领导这次发动的委员会的工作。工人要求把工作时间从12小时减少到10小时，要求每日10小时的工作按11小时发給工資，加班工作要再增加工資25%。罢工委员会在声明中指出：現在的工作时间过长，使有家的工人的生活沉重得难以忍受；夜間工作特別繁重，效率极低，而且有害健康；声明指出，許多工人受到失业的痛苦，总之雇主应当和工人一样关心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到8月底，大多数雇主作了让步。第一次罢工取得了胜利！在1865年9月又开始了装訂工人的新的罢工，领导这次罢工的仍是那个委员会。瓦尔兰受委托照顾挨餓的失业者家屬。他用了最大的力量来減輕罢工者的家屬的痛苦。他日以继夜地带着募捐簿在巴黎奔走，为他們募款，不倦地想方設法筹集經費。

当罢工結束的时候，罢工参加者的处境都非常困难，因为他們欠了一大笔債。必須弄到4000法郎——这在那时是一笔巨款！“瓦尔兰一生从来没有看見过这样多的錢。他这个往往沒有最必需的东西，不敢吃超过11个苏的早飯而且常常不吃午飯，自己洗衣服，身穿磨破了的衣服的穷人，竟做出了令人惊奇的事：他凑足了4000法郎，分文不差地还清了自己同志們欠的債。”①

罢工的結果是装訂工人的工作日从12小时减少到11小时，并且提高了計时工資。他們非常滿意自己对企业主的胜利，因此送給瓦尔兰一只刻了字的銀表：

“送給瓦尔兰——以表示装訂工人的謝意。1864年9月。”

据說，这个礼物是某些同志想多少減輕瓦尔兰的极度貧困的

① 姆·富龙“欧仁·瓦尔兰”1934年克果蒙特-費朗德版第34頁。

一次恳切的尝试，因为瓦尔兰根本不願意听关于金錢援助的話。他們想，在緊急的情況下，瓦尔兰可以把这只表拿去典当或出賣，但他並沒有想到要这样做，直到临死时，他还珍貴地保存着同志們的礼物。

企业主残酷地向瓦尔兰报复：所有作坊都不要他。他不得不花費許多精力去寻找工作拿回家做……

不仅巴黎的装订工人中进行了罢工斗争，整个法国无产阶级都奋起与资本家和拿破仑第三的政府进行斗争。在各地，在里昂、克列索、卢昂都爆发了罢工。

1865年初，巴黎建立了第一国际的第一个支部。瓦尔兰經自己的朋友装订工人阿·克雷門斯介紹，加入了这个支部，作为第一批200个会员当中的一个。1865年初建立的国际巴黎局設在市中心格腊維耳耶街44号一所放着簡陋的家俱的普通房子里。瓦尔兰被选进协助巴黎局工作的委员会。

“……在巴黎局的小房間里，聚集了一群工人、国际会员（染色工人馬隆、机械工人繆拉、銅业工人卡梅利納、雕刻工人兰德廉等人），他們听了建筑家舍馬勒和比埃尔·德尼……的演讲。德尼是蒲魯东的热烈崇拜者。由于这些演讲，瓦尔兰和他的朋友們成了蒲魯东主义者……然而瓦尔兰按其性情來說是一个爱干实际工作的人，他有一种从事实际工作的强烈的渴望，这使他不能长久地从事理論上的爭論”<sup>①</sup>。

在第二帝国的年代，蒲魯东主义广泛地渗透到法国无产阶级中間，向他們灌輸必須同现实調和的思想，以及消灭一切进行独立的政治发动的思想。蒲魯东主义者硬要工人相信过問政治不是他們的事情，因为他們应当集中全付精力来保护自己的經濟利益；要

---

① 依·高芒“从国际到公社：欧仁·瓦尔兰”，1913年6月15日“社会主义、工团主义与合作社”杂志第516—517頁。

他們相信，互助制度，也就是建立“交換銀行”、互助信用合作社、消費合作社和生產合作社，是改善他們生活的唯一現實的方法，似乎這些東西能使工人用“和平的方法”而不必通過革命來逐漸地完全占有生產工具。蒲魯東主義者就是這樣竭力用改良主義來代替工人階級的真正的革命鬥爭。

瓦爾蘭認為，在工人運動的初期，凡是能夠促進工人團結的一切主張都是有益處的。瓦爾蘭說：“艱巨的努力最多只會起一些緩和的作用，歸根到底會產生相反的結果，那時他們（工人——作者注）就會要求徹底的改革，因為只有這種改革才能給他們帶來自由。”<sup>①</sup>

同時，瓦爾蘭確信，必須用革命方法推翻資產階級政府，他認為，不作到這一點，工人階級就不能得到自己的解放。

但是怎樣來準備這個革命呢？瓦爾蘭回答道：“用聯合和組織的辦法，把無產者組織成工會、合作社、政治團體”。“在這些組織里，工人將學會討論和管理自己的事情，維護自己的利益，獲得管理工作和行政工作的技能，——一旦革命到來，就能把工廠掌握在自己的手里。”<sup>②</sup>

在某一個時期，瓦爾蘭仍然是一個蒲魯東主義者，他重複着硬化了的思想。

他說：“消費合作社、互助信用合作社等實際上幾乎是解放無產階級的唯一工具。”<sup>③</sup> 瓦爾蘭在這方面花了不少力量。1867年12月在瓦爾蘭的積極參加下，用工人的資金建立了食堂合作社——«Marmite»（“鍋子”），在那里工人能夠按原價買到豐富的午

① 埃·費勒“瓦爾蘭傳”第19頁。

② 莫里斯·多曼熱“公社社員瓦爾蘭（1839—1871）”1927年列寧格勒版第38—39頁。

③ 阿道耳夫·克雷門斯“歐仁·瓦爾蘭”，載于1885年“社會主義”雜誌第5號第416頁。

餐(在食堂吃或在家吃都听便)。工人食堂取得了很大的成績。瓦尔兰随即被选为这个社的主任。工人聚集在这些食堂里,热烈地交換意見,也在那里秘密地进行政治工作。

但这还不够,工人需要有自己的工人报纸,因为这种报纸能反映他們的生活,保护他們的利益。瓦尔兰早就坚持这种意見,最后终于实现了。1865年6月4日,在瓦尔兰和国际的一些积极会员(利木贊、弗里布尔、布尔东、托伦、繆拉)的共同努力下出版了“文艺和科学周报”«La Tribune ouvrière»(“工人論壇”)創刊号。就在創刊号里,編輯部表明說:报纸將純粹用工人的观点来闡明一切問題。“要給所有这些未免太快地把自己奉为偶像的有教养的先生們指出,工人是能够在自己中間培养出能够保卫进步和解放的思想的优秀作家的”。

但是“工人論壇”在第4号(6月25日)出版以后,就由于刊登了利木贊关于房租过高的一篇尖銳的文章而被查封。該报还以其他的名称繼續出版了4个月,直到筹集的資金用完才停刊。

瓦尔兰极其热情地在国际巴黎局工作。他表现出卓越的組織能力。据莫里斯·多曼热說,在这个时期“国际巴黎支部的 $\frac{3}{4}$ 会员是瓦尔兰一个人吸引来的”<sup>①</sup>。(到1865年底已有500个会员)

瓦尔兰焦急地等待召开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但是在1865年只召开了伦敦代表會議。1865年9月底,瓦尔兰被选为出席这次會議的代表,来到了伦敦。在那里他認識了馬克思。會議討論的主要問題是將要召开的代表大会的議程。因为出席會議的代表成分极其复杂,所以关于議程的爭論非常激烈。

巴黎蒲魯东主义者提議,只接受体力劳动者加入国际,承認过問政治問題是违反国际宗旨的,由于馬克思和他的拥护者們的反对,这个提案在会上沒有得到通过。

---

① 莫里斯·多曼热“公社社員瓦尔兰”第31頁。

蒲魯东主义者反对把波兰問題列入将要召开的代表大会的議程，也不肯支持會議大多数代表所通过的在民主基础上恢复波兰独立的決議。會議公开指出，蒲魯东主义者拒絕政治活动因此也就忽視波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蒲魯东主义者也不願意譴責摧残波兰革命运动的沙皇专制政府的政策。馬克思和恩格斯斥責了这种对工人革命运动有害的立場。

在伦敦短期的逗留，沒有能使瓦尔兰真正接近馬克思。瓦尔兰仍然是蒲魯东主义者。虽然他有战斗的热情、对工人事业忠心耿耿，但他对科学共产主义的革命綱領仍抱有一定的成見：“蒲魯东的陈腐思想”頑强地盘踞在所有“格腊維耳耶街的人”——国际法国會員的思想里，甚至瓦尔兰也不是十分輕易地摆脱它的。

瓦尔兰寻找自己的“独特的”道路。他不是理論家，而是实践家，一个天生的組織者。由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本能，他离开其他蒲魯东主义者越来越远，比他們越来越“左”了。

瓦尔兰从伦敦回来（1865年7月29日）后，在埃利塞—麦尼尔蒙坦公园举行的盛大宴会上，对700个听众发表了有力的演說，他的演說給了听众深刻的印象。他热烈地号召“全力与愚昧、守旧和偏見进行斗争，因为它们是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并指出培养和教育人民群众的必要性。瓦尔兰在演說結束时说：“沒有劳动者的精神和智力的解放，是不可能有什么物质解放的！因此我建议：‘为工人的智力解放’干杯！”<sup>①</sup>

1866年在日内瓦召开了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法国代表团的人数很多，其中大多数是蒲魯东主义者。瓦尔兰也被巴黎工人选派为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很快就暴露出总委员会路綫的拥护者（英国、美国和德国的代表）和法国蒲魯东主义的代表团（得到瑞士代表的支持）之間的分歧。激烈爭論的主要

---

① 姆·富龙“欧仁·瓦尔兰”第52頁。

問題是关于工人合作社的作用,关于工会,关于工作日,关于妇女和儿童的劳动等問題以及波兰問題。正如人們早已預料到的,蒲魯东主义者企图通过自己特別喜爱的原則(工人不过問政治;合作社是和平解决劳动和資本之間的一切矛盾的万应灵丹等等)。但是战斗的、革命的、无产阶级的观点取得了胜利。經過激烈的爭論后,代表大会通过了馬克思提出的具有巨大政治意义的決議。关于工会的決議有特殊的意义,这个決議不仅反对了蒲魯东主义者(否定工人阶级的任何組織)和拉薩尔派(輕視工人阶级的工会組織),同时也反对了英国人的狹隘的工联主义,因为它把工人組織的全部活动縮小到在資本主义社会范围內进行爭取一些細微改革的斗争。弗·伊·列宁曾說明,这一決議“确切地指明了經濟斗争的意义,警告社会主义者和工人不要夸大这种斗争的意义(当时在英国工人中間有过这种現象),也不要輕視这种斗争的意义(在法国和德国人中間,特别是在拉薩尔派中間有过这种表現)”<sup>①</sup>。

法国蒲魯东主义者企图采取不体面的斗争方法,再次建議不接受“脑力劳动者”为国际会员(这个建議首先是为了反对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但是他們遭到英国和德国代表的激烈反对,因此在这个問題上也失敗了。馬克思在給庫格曼的信中描述代表大会的印象时写道:

“……我曾經深为日內瓦第一次代表大会担心,可是它竟出乎我的意料,整个說来是开得很好的。它在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影响完全出于人們的意料…… 巴黎先生們的脑子里塞滿了最空洞的蒲魯东主义詞藻。他們空談科学,可是自己什么也不知道。他們輕視任何革命的即从阶级斗争本身产生的行动…… 蒲魯东带来了很大的祸害。他对空想主义者的假批判和假反对,……首先吸引和誘惑了‘优秀青年’、大学生,而后吸引和誘惑了工人,尤其

① “列宁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卷第153頁。

是巴黎工人，因為他們從事奢侈品的生产，因而不知不觉依恋于旧的废物。他們愚昧无知，爱好虛榮，自命不凡、信口开河、装腔作势，……以致差一点破坏了一切……”<sup>①</sup> 因此馬克思不能不重視法国代表团“少数派”（瓦尔兰、布尔东）的积极作用，他們清醒地、理智地反对蒲魯东主义“多数派”某些不正确的立場。例如，关于儿童教育問題，瓦尔兰就反对法国代表团的草案，这个草案要求儿童在父亲的监督下，而不是在社会的监督下受到教育和培养。

蒲魯东主义者提出这个要求，是由于他們对拿破仑第三帝国的专制国家制度抱否定态度。无政府主义者否认国家有存在的必要，他們反对国家有对儿童进行教育的权利。瓦尔兰在代表大会上批評了这种論点，并提出与此相反的观点。瓦尔兰反駁道：“当然，我們也想让父亲监督对自己的孩子的教育。但是，即使繁忙的生产工作可以让他抽出一些时间来教育一个孩子，他又从哪里找时间来教育其他孩子呢？……而那些自己的父母完全不关心他們的命运的孩子又怎么办呢？无疑，應該过問这件事的只有社会！”<sup>②</sup>

如果国家已不是专制独裁的国家，如果在真正民主的社会里教育服从于全民的意志，那就大可不必耽心个性会受到国家的压制。“实际上，教学自由……迫使教师具有丰富的現代科学的知識。这絲毫不会排除父母的指导作用，同时还能使所有的儿童都有机会学习。”<sup>③</sup>

关于妇女劳动的問題，瓦尔兰也在大会上提出了自己的特殊的观点：他承认現代工厂的妇女劳动条件是有害的和道德的，同时他又肯定，不能剝夺劳动妇女以正当方法謀生的权利；不应当排斥妇女参加生产，而是应当改善一般的劳动条件。然而大会仍

①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1962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卷第460—461頁。

② 埃·費勒“瓦尔兰傳”第28頁。

③ 伊·耳·浦希“蒲魯东主义在国际工人协会”1907年巴黎版第128—129頁。

然決定譴責婦女勞動，並在這一問題上通過了蒲魯東主義多数的決議，在決議中指出：“婦女應當守在家里，她們的任務是教育子女。”<sup>①</sup>

代表大會就最重要的問題通過了下列決議：

1. 國際工人協會應當把全世界無產者在勞動與資本的鬥爭中的力量聯合起來。

2. 把工作日限制為 8 小時是先決條件，沒有這個條件，任何改善工人生活和解放工人的企圖都是毫無結果的（這一點曾引起非常激烈的爭論，法國蒲魯東主義者斷言，立法不應當干涉這一問題，每個國家的生產條件是各不相同的，並聲明，他們反對任何的規定；他們遭到強有力的反駁，於是不得不作讓步而支持 8 小時工作制的要求）<sup>②</sup>。通過了關於限制兒童和少年勞動同時實行義務普及教育和職業教育的特別的條文，並還通過了關於婦女勞動保護的提案。

3. 在合作社問題上，代表大會通過了反對蒲魯東主義的決議，承認合作社是“改造現代階級對抗社會的力量之一”，同時指出，它決不能改造資本主義社會。為此，“必需實現普遍性質的社會變革、總的社會條件的變革，只有在國家政權從資本家和地主手中轉到勞動者和生產者手中的情況下，這種變革才有可能實現”<sup>③</sup>。與蒲魯東主義者相反，代表大會認為必需建立群眾性的戰鬥的無產階級組織——工會。

代表大會批准了國際工人協會的章程。

日內瓦代表大會的決議是馬克思主義的綱領和組織原則在第一國際中的第一次勝利，這些決議鞏固了馬克思和他的擁護者的地位。

---

① “第一次工人代表大會” 1866 年日內瓦版第 20 頁。

② “第一次工人代表大會” 1866 年日內瓦版第 18、19 頁。

③ “1866 年國際工人協會日內瓦代表大會決議” 1866 年倫敦版第 7 頁。